

随笔

步履不停

阿慧

书桌上,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书,但有一块大铜牌,却规规矩矩地立在那儿,使我一抬眼就能看见它。看见它闪闪发光的铜面上,那两行红彤彤的正楷字“李智慧老师光荣退休”,时间是2019年。

是的,从那天起我退休了,一步步走下站了三十余年的“三尺讲台”。铜牌上迷离的光影,像一部时光回放机,把我珍贵的教学岁月,一幕幕清晰地回放。我看见十八岁的我,扎两条麻花辫,背一个军绿色布包,走在通往小学校的土路上。那时候的我,踌躇满志,脚步轻盈,仍显稚气的脸上,难掩欣喜。那一天,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小学教师,那一年,是1983年。

1985年的那场大雪,比往年来得要早一些。我在课堂上看见那雪下得纷纷扬扬、飘飘荡荡,竟然突发奇想,把语文课本往后多翻了十多页,并当堂宣布:“同学们!今天咱们跳到第九课,学习课文《第一场雪》。”在孩子们暴风雪般的欢呼中,我面朝校园,小手一挥说:“出发!”那天,我无意中成了“情境教学”的实践者,预先实施了语文教学“新课改”。第二天,学生们所写的作文,一改往日的固化和呆板,是那么鲜活和奇妙。《踩雪的小麻雀》《雪球滚呀滚》《红嘴巴的小雪人》《雪花雪花你别走》……一篇篇、一字字,直读得我眼潮心热,激动不已。清楚地记得,我把孩子们的习作,一笔一画,工工整整地抄写在学校的黑板报上,给不断围拢来的认真阅读的小学生心中种下了一枚小小的种子。是的,那是写作的种子、文学的种子。

我喜欢写作,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就毫无缘由、一厢情愿爱上了它。也许,这源于我所教的学科吧,在年复一

年的语文教学中,教与学相生相长,相得益彰。文字与文学悄无声息的浸润,使我情不自禁地迷恋上了写作。某天下午,同学们正在课堂上用心地写作文,教室里寂静无声。这个时候我很想写点儿什么,就顺手拿起一个废弃的练习本,在纸页的背面写起来。等学生上讲台交作业时,我的文章也正好煞尾。小说《榆钱》就这么写成了,后来发表在《周口日报》上。那是1993年7月,我记得再清楚不过了,那可是我有生以来,第一篇在党报上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,我怎么能忘得了呢?

还有一件事是我忘不了的,我想,如若能寻找到当年五年级一个班里的学生,那动人的回望,也会掀起他们内心的波澜。当年,小学升初中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试,语文、数学两门主科的分,要达到设定的平均线,才能被中学录取。因此,五年级毕业班的学生和老师,早来晚归,加班加点,紧绷得似一条上满劲的弓弦。眼看离升学考试还剩最后六天,我却上演了一出滚楼梯的“尬剧”。因为着急去学校,我一脚踏空,咕咚咕咚滚下十多级台阶,左脚踝严重扭伤,抬到医院时,红肿得像只煮熟了的牛蹄子。在医院勉强住了一夜,对学生的牵挂,盖过我脚踝的疼痛。

第二天上午,当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,被老公推到教学楼的后面时,我看见了敞开的后窗,探出一个个小脑袋,挤挨在一起,葵花向阳似的转向我来的方向。看样子,孩子们已等我很久了,他们就那么执拗地趴在窗口,在期望和失望中候望着我。一瞬间,泪水将我的眼眶填满,我喊不出声来,只是冲孩子们使劲地挥手。

“哇!李老师!”

“呀!咱老师来了!”

“李老师!李老师!”

他们在喊,一声声,一阵阵,像无依的孩子呼唤他们的娘亲。是的,只有当过老师的我们,才能有幸获得这世上最真切、最真实的爱!于是,我又写了一篇小小说,题目叫《唤》。至今,那张刊载着这篇文字的泛黄的报纸,仍安放在我的案头,时常唤起我对那届孩子们的思念,唤起远逝的青春,还有那匆匆的脚步。

学生们一批又一批地毕业,又一茬接一茬地长大,我的文章也一篇又一篇地刊发。奔向学校的脚步不停,写作的笔尖流淌个不停,敲打键盘的手指跳动个不停。近百篇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陆续在报刊上发表,获得大大小小四十七个奖项。但我时刻清醒地认识到,虚名终究是空,好文才永恒。

退休了,心不能退,梦想仍在继续,前行的脚步不能停歇。退休了,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行走民间、踏访民众,探寻的脚步,如一个频率恒定的钟摆,“嘀嗒”个不停。

最初,我骑着一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,跑乡村,串街巷,蹲地头,听民声。随之,我创作出了一系列有生活、有温度、接地气的小小说和散文,如《绿梅婶的爱情》《黄花娘》《大青脸》等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接触到了三个从新疆回来的采棉工,她们那“见过大世界,腰包装大钱”的气势,深深触动和感染了我。我一人出发去新疆,在北疆农六师找寻到了我们河南籍采棉工。从兵团的六场八连,到三场十八连,而后,又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,赶到玛纳斯六户地三道渠子。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,我同女工同吃同住同劳动,在棉田、



宿舍、厨房采访近百人,笔记六万多字,照片三百多张,掌握到第一手资料。几年里,我发表了《扛上日子走》《大雁西飞》《棉花朵朵开》《白的花》《大地的云朵》等多篇“棉花题材”的散文和报告文学。

紧接着,在2020年10月,也是我退休后的第一年,长篇非虚构散文《大地的云朵——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》,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,2022年6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印刷,并有幸在《周口晚报》全文连载。眼下,这部书正被海外出版社翻译成外语版。

退休后的第二年,我被周口市文学馆聘为第一批“特约讲解员”,不久,有望成为周口市文学艺术院第一批“签约作家”。

在文学的道路上,我仍旧脚步不停,今年麦收季节,我一次次去麦地,一趟趟访农家,写成了七千字散文《麦子归仓》,通过叙写豫东小麦大丰收,阐明“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”。文中写到了“三农”:农业、农村和农民;写到了“六良”:良田、良种、良法、良器、良制和良习,彰显出“中国小麦看河南,河南小麦看周口”。

说来也巧,在写这篇小文的前一天,我正在文学馆给参观者讲解时,忽听一个女生喊:“李老师!”我在人群中,找见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,正是当年我擦肩而过,送他们上初中的学生之一,她在《唤》中曾一声声呼唤过我。现在,她已经在市文化界小有名气了,目前正在写一部有关河南“非遗”的大书。

我对她说:“老师我也不能停笔啊!正酝酿一部小说,写三乡巨变的,长篇。”这注定,我将在田野调查中还要走很长的路,在精神跋涉中更要步履不停。①8

诗歌

夏日沙颍河上(外三首)

毕雪静

辛丑夏日与友同游周口公园遇雨

风情周口渡,趣逆逆流过。
暑酷闲人少,溪清凉气多。
风摇浓淡影,水漾浅深波。
从此思乡曲,长萦沙颍河。

商水汾河白鹭园

初夏汾河聚,采凤到鹭园。
沾襟香袅袅,满眼影娟娟。
陈酿斟金盏,青蔬入玉盘。
景新人古朴,疑是武陵源。

庚子夏日访西华裴庄

十里乡村道,一坡玉树林。
浪摇光影碎,日晒果香侵。
原上绿长短,枝间色浅深。
清风明月夜,当有五湖心。①8

黄昏来急雨,暑气暗分流。
木槿娟娟静,菖蒲郁郁柔。
荷摇珠似玉,波动绿如绸。
石径通心径,清欢幸可求。

立秋有感

正钱

节令走马样,秋分莅身旁。
温差泾渭分,昼短夜渐长。
日落霞霞飞,晨起露似霜。
林间闻蝉噪,湖滨聆蛙唱。
水清鱼翔底,天高雁成行。
池浅鸭嬉戏,塘深莲绽放。

出淤泥不染,花开满庭芳。
冷暖各自知,莫忘添衣裳。
农夫荷锄去,秋收秋种忙。
人勤硕果累,颗粒要归仓。
瞻前需顾后,储足冬春粮。
华夏享太平,愿农心不慌。

天上的人间

摄影/予子 诗歌/绿岛

你也不曾是天上的云彩
在梦中游荡
故事已经飘零为前世的想象啊
我只愿意在天上的人间
飘飘渺渺的痴情
苦苦地寻你窈窕的情影

那些轻盈的云朵可是飞翔的时光
携我参差而又瘦骨伶仃的
诗行
漫步于苍穹空空荡荡的街市
我把一个人的天空给你
有婀娜的云彩做伴
数满天的星斗
我曾奢望在多少赖以充饥的文字中
寻你婀娜多姿的身影

爱人啊,过了遥远的天河
我就带你去天上的人间

随笔

别了,牛耕时代

张杰民

壬寅年的麦收季到了,一片片金黄色的麦田像碎金的海洋,一台台收割机驰骋麦田昼夜轰鸣,沈丘县近百万亩小麦只用三四天就收割完毕,实现了颗粒归仓、丰产丰收。

“今年的小麦收成好哇,一般亩产超过千斤,好的地块一亩地合一千四五百斤。”“今年的小麦价格划算啊,起步价就是一块五。”这是发自农民内心的赞叹。

在地头,大多数村民与等候在这里的购粮者进行了现场交易,小麦从收割机上下来称重后就被购粮者直接拉走。小麦的收、打、售,变得如此简单、轻松。

曾几何时,农村男女老少起早贪黑、弯腰弓背、挥镰抢收小麦的景象不复存在,靠手马拉打麦碾坊、拖拖拉拉月把时间的麦收已成为历史,并且人们再也不用吃“芽子麦”了。

“耕牛下岗,铁牛欢歌”,体现出了农业生产现代化的发展,更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。

虽然农民从繁重而又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了,但我还是常常回想起耕牛与农民形影不离的日子,回想起耕牛耕田拉车的场景,回想起耕牛对人类和社会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。

“耕犁千亩实千箱,力尽筋疲谁负伤?”数千年来,耕牛的辛酸创业史,铸就了它们“辛苦”一生的美丽华章。祖祖辈辈的庄户人,把耕牛看作自己家庭的一员,倍加疼爱。他们知道,自己端起的饭碗有一半是耕牛的付出,所以,庄户人活在了耕牛的生活里,耕牛活在了庄户人的心中。

我年少时,曾随爷爷参加过一次犁、耙地,跟着犁子捡玉米根,坐在耙上压耙,这是我第一次与耕牛零距离接触,虽然事过多年,至今仍难以忘怀。那是一个深秋的黎明,天气很冷,爷爷和

叔叔早早起床,一人套一具牲口,每具牲口拉着一个“拖车”(木制、无轮),“拖车”上装着犁、耙,到东南地去犁、耙地。爷爷看是个星期天,想让我锻炼一下,叫我随他去地里拾玉米根,捡回来当柴烧。我便穿上棉袄,跟随前去。在田间土路上,“拖车”的两块厚木板在地里

磨出了两道长长的、锃亮的辙印,耕牛的粪便撒了一地。来到一片已收割的玉米地以后,先是犁地,后是耙地。牛的脖子上套着牛套,它弓着身子,低着头,使劲地向前拉犁、拉耙。爷爷不时地扬鞭,吆喝着,牲口虽不会说话,但却能听懂主人的口令。犁地时,泥土快速地向一侧翻滚开去,我挺着一个篮子,跟在犁子后面,看见玉米根就捡到篮子里。耙地,使用的是“钉齿耙”,耙耙要压住边。为了把犁过的地耙透,不让耙浮在上面,需要人站到耙上去,由于成人身体较重,牲口拉起来吃力,有时就用箩筐装上土压在上面,或者让一位小孩儿蹲上去。爷爷见我在这场,就让我蹲在耙上压学压耙,

并再三告诉我:“身子要保持后仰,以免发生危险。”我按照爷爷的嘱咐,很快掌握了压耙的要领。

光阴荏苒,斗转星移。进入21世纪,我国农业机械化已发展到全面、高质、高效的新阶段,农机装备从数量多、品种全逐步转向科技化、大型化、绿色化。耕牛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,退出了历史舞台,这是历史的必然。

但是,无论何时,农耕精神和耕牛任劳任怨的品质都会成为人们永久的精神财富。②8

小小说

父亲的电话

邵远庆

我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踏进大学的校门。大学梦不仅是我个人的奋斗目标,更是父亲梦寐以求的理想和心愿。

送我入校那天,父亲的脸就像盛开的花儿一般灿烂。交完学费后,父亲按照当地的标准,又额外给了我1200元的生活费,父亲说:“从下月开始,我每月都会准时将1200元生活费打到你卡上。”

父亲在一家民营企业当电工,每个月也就3000来块钱的工资,除了必要的家庭开支外,大部分钱都用在我这个独生子女身上;让我上条件较好的幼儿园;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找学习班给我补课;高中阶段因学习时间紧张,他又从各种渠道买回一大堆资料供我补习……

我之所以能顺利考上大学,与父亲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。跟紧张的高中阶段相比,大学生活显得异常松懈和散漫,我终于可以漫不经心地去享受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光了。

老实说,每月1200元的生活费,也

仅够维持我的日常生活开支;每天吃饭平均按10元计算,一个月就得花掉900元。剩下的300元,还要买些必要的生活和学习用品。

整个“大一”我都在紧巴巴的状态下度过。

“大二”就不一样了,随着熟悉的同学越来越多,关系也越来越亲密,各种各样的应酬如天女散花般凭空而降,有邀请吃饭的,有邀请唱歌的,有同学过生日的,有相约一起逛街的……总不能每次都退却或拒绝吧?总不能每次都让别人消费吧?尽管我已经把餐费节省到忍饥挨饿的程度,却依然不能改变手头拮据的现状。

我只能犹豫着跟父亲打电话:“爸,我的钱不够用了。”

父亲不明实情,自然很纳闷,说:“物价并没多大程度上涨啊,怎么会不够用?”

我急忙解释说:“看同学们吃麦当劳、肯德基,我也想学。”

父亲“哦”了一下,说:“那行,从这个月开始,每月给你1500元的生活费。”

“大三”的日子似乎过得更加窝心。我刚刚吃上麦当劳和肯德基,却发现很多同学早已不把这些“洋垃圾”当回事了,他们的消费观念再次提升N个档次:有戴名表的;有用苹果手机的;有喝洋酒的;有买Apple笔记本的……更令人可气的是,还经常有人拎着名包或者高档化妆品在我面前炫耀。

看我每次都忍气吞声的委屈模样,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,曾不止一次地劝我:“赶快交个男朋友吧。有了男朋友,就等于抱一棵‘摇钱树’,今后所有的消费都由他埋单。更何况以你的容貌和气质,什么样的男生找不来?”

我的思想再次像水浪一样产生波动。

我尝试着跟父亲打电话:“爸,跟你商量个事呗。”

父亲说:“你说吧。”

我鼓足勇气说:“我想交个男朋友。可以吗?”

父亲沉默片刻,说:“可以。”

我又问:“找什么样的标准你都不反对吗?”

父亲说:“只要你们相互喜欢就行。”



但是,我唯一的要求是,不准图人家的钱财!”

我愣了。父亲似乎有所感知,再次强调说:“闺女大了,花钱的地方也多了,我能理解。从这个月开始,每月给你2000元的生活费,不够的话再跟我要。但是你一定记住,交朋友只能是单纯的交朋友,决不能带有其他目的,更不能乱花朋友一分钱!”

挂断父亲的电话,我哭了。

从此我的生活费,由刚开始的1200元,涨到每月2000元,直至大学毕业。

我把毕业证交到父亲手上那天,他笑了,母亲却一直哭。

我问母亲何故?

母亲抹一把泪说:“你刚上大学不久,你爸所在的公司就倒闭了。你的每一笔生活费,都是他去街头扛水泥打零工挣来的,还不让我给你说。”

我一下子惊呆了,刹那间恨不得把以前吃下去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全部吐出来。我紧紧地抱住父亲,哽咽着说:“爸,我毕业了,您也该歇歇了。今后我会竭尽全力撑起这个家!”①8

道源